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八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

周書

顧命

惟四月故生魄王不懌

釋文曰懌音亦馬本作不懌

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年

季春攝六季為平端

卷之七詩十九之一

卷之七詩十九之一

成王崩有之四月始生魄

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

成王崩有之四月始生魄

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

庚戌朔十五日甲子

成王崩有之四月始生魄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八

學海堂

錢氏有印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

著

周書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釋文曰懌音亦馬本作不釋○案曰懌俗字說文所無當從馬作釋

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季居攝六季為季端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

卷○毛詩十九之一卷周頌列文疏○劉恕通鑑外紀三卷

馬曰不釋疾不解也

釋文傳曰

成王崩季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疏曰

成王崩季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季四月

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

位三十季崩此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與歆同

皇清經解

卷四百二十八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一

庚申補刊

仁
478
108



鄭云二十八季傳惟言成王崩季未知卽位幾季崩

〔案〕曰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季者自卽政之季數至崩季也又云居攝六季爲季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季文義乃備也知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季居攝終于七季加二十八季故三十季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武王崩成王季十歲三季喪畢季十三將踐阼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季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季十五卽居攝元季五季營成周六季制禮七季致政明季成王卽政季二十二卽政二十八季崩季四十九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云成王元季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之歲也後

三十季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云云命伯禽固是成王卽政元季事見洛誥鄭說亦如此但以爲後三十季乃崩則與鄭不合伏生大傳云居攝五季營洛邑作召誥七季致政作洛誥歆乃并爲一季事據其季月日以推恐不可信且如此則營洛之季應閏在九月又不合古歷法鄭旣分爲兩季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當與歆不合歆又以十五日爲哉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不合尤爲舛謬然則歆所推洛誥十二月戊辰是晦成王卽政元季正月是己巳朔顧命四月是庚戌朔甲子是四月十五日亦卽是哉生霸五條皆不確然歆旣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季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季一

三十季故鄭具言此明三十季者連制禮樂之季數也制禮樂朝諸侯于明堂是為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季數起一說也說詳康誥史記三代但為世表無季表其言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季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季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季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是三日歆云十五日固謬傳云十六日尤非下文甲子之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攷其何日矣馬以不釋為不解者說文二上采部釋解也是也

甲子王乃洮頰水

釋文曰洮他刀尺徐音逃頰音悔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頰

鄭曰洮頰為濯

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裴松之注

馬曰洮洮髮也頰頰面也

釋文傳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頰

面疏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頤內則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頤頰是洗面知洮為盥手言水洮盥俱用水

案曰鄭以洮為濯者鄭注周禮守祧職云古文祧為濯則古

者借濯為祧字亦或又借濯為洮字則鄭要作濯者原不改

洮之義鄭注與馬同也馬云洮洮髮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

洮但云水名沫則云濯髮也但說文解字義多不備其實則

洮亦濯髮也頰頰面者水部又云沫洒面也又重文頰古文

沫从頁今本又加卅則說文無此字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

云頰古文沫呼妹切說文卷三上艸部云竦手也从少从艸

居竦切今變隸作井掬水洒面當用兩手則加井似亦可通然究宜以說文爲正也虞翻奏鄭解尙書違失云顧命洮頽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誠可恠也天子頽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若鄭果以爲澣衣成事則經實無此意誠宜爲翻所駁但翻言有不可信如柳谷鄭注云五色聚爲柳日入時具五色故曰柳谷又鄭注周禮縫人引書曰分命和仲度鹵曰柳谷乃翻謂鄭作昧谷誣也鄭解分心三苗云分析流之鄭亦以心爲古別字故言分析分析卽分別也翻以爲鄭讀爲北亦誣也至其駁鄭之以同爲酒栢者辨說詳後亦非也據此諸條則翻言何一可信此條鄭注但云洮濯無澣衣之語爲翻所誣故特辨之

相被冕服憑玉几

釋文曰被皮義反徐扶僞反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皮冰反○案曰

說文卷十四上几部云凭依几也从几从任周書凭玉几讀若馮皮冰切今俗作馮又加心非也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

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三十七

卷傳曰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疏曰謂以

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元冕知不然者發大命不應惟服元冕觀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旣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宸宸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

案曰鄭以相爲正王服位之臣者以其以冕服加王身知是正王服位之臣又云謂太僕者周禮夏官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又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卜當爲僕僕人師

卽太僕也是太僕又扶君疾者故知此相爲太僕也云冕元冕者周禮司服職冕服有六元冕爲下皆祭服也眡朝則皮弁服弁卑于冕眡朝輕于祭祀故皮弁也而儀禮覲禮云天子衮冕者以受諸侯朝覲在廟中故服冕服之尊者此時傳顧命蓋在路門內之內朝不于廟中特以傳重大事加于尋常眡朝一等則被冕服自是元冕也徐幹中論卷上法象篇云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是說此經之義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釋文曰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案曰班氏古今人表彤作師虎作龍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

毛詩三之二下卷衛風淇奥序疏○又十八之二卷大雅桑柔篇王曰彤姁姓之國其餘五

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治事蓋羣

士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師

凱書傳旁通六卷上○陳櫟書傳纂疏六卷○劉恕通鑑外紀三卷傳曰同召六卿下至御治

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

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

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

畢衛毛皆國名人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

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疏曰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

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

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

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召公領之畢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季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竝于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

案曰鄭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者六卿分職法天地四時自虞夏至周皆同此將傳顧命而所召六人自是六卿召公奭稱太保畢毛稱公自是三公據伏生大傳天子三公司徒

公司馬公司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鄭注君奭序荅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三人爲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故云公兼官而又云以六卿爲正次者三公之次首太師次太傅次太保今乃以太保居首自是依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次不依三公之次且康叔爲司寇卽此衛侯適居第五司寇之次故云以六卿爲正次也蓋三公官不必備有其人則設無則闕惟六卿爲實職故當坐而論道之時則首太師次太傅太保當居末及作而行之

之時不妨太保居首太師太傅反居其後然則召公奭以冢
宰兼太保無疑矣而畢毛二人未知誰爲太師誰爲太傅也
若然太保既是冢宰依次則芮伯是司徒似當如僞傳所說
卽鄭亦自言以六卿爲次而今乃以芮伯入爲宗伯則所未
詳鄭必別有據也云入者蓋衛是畿外諸侯召芮彤畢毛亦
俱是畿內諸侯而今皆爲王朝公卿故言入淇與詩序衛武
公入相于周國語鄭桓公爲周司徒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
王卿士蓋自古有此制也知召芮彤畢毛皆畿內國者鄭注
周禮太宰職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
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是太保所食及毛畢皆畿內國也
召地詳見召誥芮旅巢命序鄭注云在圻內杜預云馮翊臨

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
國也彤諸儒並不詳惟通鑑周紀胡三省注其地當在漢京

兆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州西南有彤城畢杜預

云在長安縣南閭若璩云此名畢原非畢陌之在渭水北者長安今陝西西安

府治所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說已詳康誥毛亦不詳惟路

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秦州

地毛泉見水經注並不言卽毛伯國路史或別有據合諸說

觀之六國惟衛惟畿外餘皆畿內也王以彤爲姒姓者史記

夏本紀禹姒姓其後有彤城氏蓋據此其餘五國王以爲皆

姬姓而又以畢毛爲皆文王庶子者召公奭衛康叔封已見

君奭康誥姬姓不待言芮旅巢命序鄭注云周同姓彼疏云

出世本作旅巢命之芮伯在武王之世今此成王崩召公康叔輩武王臣皆在則芮伯亦當卽作旅巢命之人其後有芮良夫當厲王時作誥以戒王見逸周書又作桑柔詩以刺王見詩序鄭箋又諫厲王說榮公見周語韋昭謂是周大夫芮伯其後魯桓公九年又有芮伯伐曲沃當周桓王世蓋皆芮伯之子孫畢毛者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于畢不言文王子周本紀云武王伐紂毛叔鄭奉明水亦不言文王子但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管蔡邴霍魯衛毛肫邴雍曹滕畢原酆郇是畢毛皆文王子管蔡世家數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中無畢毛劉向列女傳卷一母儀篇數太姬十子與此文畧同惟以管蔡皆周公弟爲異亦無畢毛也故王肅據

此以畢毛皆文王庶子而杜預解文王之子又有所謂毛叔耜者與鄭非一人然則此經所謂毛公或鄭或耜未可知也太保稱名餘五人皆不名當是立文偶然有異無義例也師氏疏引周禮耆地官文虎臣傳以卽虎賁氏則夏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

訓命汝

釋文曰幾音機徐音幾瘳敕留反

傳曰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

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敎命汝

案曰傳以大漸爲大進篤者周易序卦傳云漸進也列子卷六力命篇云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殷敬順釋文云漸劇也是大漸爲大進篤也幾爲危殆者釋詁幾殆皆危也說文卷四

下88部云幾微也殆也从𠂔从戌戌兵守也𠂔而兵守者危也是幾爲危殆也臻至亦釋詁文言困甚者論語述而篇鄭注云病謂疾益困是也彌爲久者說文卷九下𠂔部云彌久長也从長爾聲是也今俗从弓非也審爲詳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詳審議也是審詳得互相訓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釋文曰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肆徐以至反又以制反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釋文傳曰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敎則勤勞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

案曰馬云重光日月星者日月星晝夜代明皆有光采禮記鄉飲酒義謂之三光桓二季左傳謂之三辰伏生大傳云舜時百工相和歌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尙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子一人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篇云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日重光二月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然則喻王者之光明皆兼日月星也太極上元云云者漢律歷志云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聯珠

也說與此馬注同攷日月疊璧必在朔旦假使冬至在朔旦
日月疊璧矣而五星未必皆會也計日月疊璧五星聯珠乃
數千百季僅有之事或文武盛時有此瑞也傳以奠爲定者
周禮大司徒奠地守鄭注云定地守是也肄爲勞者說文卷
三下肅部云隸習也重文篆作肄今俗作肄肄習是有勞義
也蔡邕石經達作通集作就傳亦訓達爲通說文卷二下彡
部云通達也是二字轉相訓也釋詁就成也傳亦訓集爲成
是二字義同也毛詩小雅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
盈庭誰敢執其咎傳云集就也韓詩外傳作就是集讀爲就
與咎協韻大雅大明傳與小旻同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釋文曰侗徐音同又勅動反馬

本作
詞

馬曰詞共也

釋文

傳曰在文武後之侗雅成王自斥敬迎天之

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案曰馬以侗作詞訓爲共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詞共也从
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詞徒紅切作詞與馬合而又以後
爲夏后此孔氏古文真本也僞孔改爲在後之侗成王自謙
侗雅非也禮記祭統云鋪筵設同凡鄭注云同之言詞訓同
爲詞亦取共義襄十三季左傳以屬諸夏定十季裔不謀夏
堯典蠻夷猾夏立政侂我有夏皆謂中國爲夏釋詁以后爲
君則夏后之詞蓋謂中國君長之所共尊奉者謂天子也傳
以迓爲迎者亦釋詁文迓當作訝也又以昏逾爲昏亂逾越

者說文卷二下彡部云逾遞進也从彡俞聲周書曰無設昏
逾羊朱切是逾為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
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
冒貢于非幾釋文曰釗姜遼反又音招徐之肴反夫人如字冒
必報反一音墨馬鄭王作勗貢如字馬鄭王作贛
音勗用反○案曰注疏所采釋文自夫
人以下皆脫去今從單行足本補入

馬曰贛陷也釋文○案曰注疏**傳曰**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

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奉我言敬
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于艱難勤德政和遠又和近安小
大眾國勸使為善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于威儀有威可
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案曰傳以殆為危釋詁文興為起釋言文尙為庶幾者釋言
庶幾為尙轉相訓也時為是宏為大亂為治亦皆釋詁文冒
貢馬鄭王作勗贛者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勗勉也从力冒
聲勗勉之義于此無取但古字多以音同假借勗既從冒得
聲故即借為冒也傳云冒進冒固有進義但貢字無解于義
不足馬以贛為陷者贛從贛省聲贛讀若坎坎義為陷故訓
贛陷也凡人為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勗贛也
傳以非幾為非危者非如易繫辭下傳禁民為非之非說文
卷十一下非部云違也从飛下犮取其相背謂違理背義之
事也幾訓危釋詁文

茲既受命還案曰既蔡邕石經作即蓋字隸
變作既从艮偏傍同即相似而誤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上庚申補刊

傳曰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疏曰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鹵面鄭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鹵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鹵面諸侯臣少故卿鹵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鹵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

出綴衣于庭

釋文曰出如字徐尺遂反綴竹衛反下同

鄭曰連綴小歛大歛之衣于庭中

周禮六卷天官幕人疏

傳曰綴衣幄

帳徹出幄帳于庭王寢北牖下東首反初生疏曰下云狄設黼展綴衣則綴衣是黼展之類黼展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于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繪爲之然則幄帳是黼展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并出黼展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展幄帳之坐命訖復反寢處以病重不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于庭欲爲歛備也傳更解徹幄帳之意以

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鄭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知此時王亦寢北牖下東首反初生也

案曰鄭以綴衣爲連綴小歛大歛之衣者喪大記小歛衣十九稱鄭彼注尊卑皆同大歛衣君百稱見鄭小宗伯注豫爲聯綴恐不及事也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綬給衾昌歿而後制疏云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時制一時可辦是衣物難得者月制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日修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此皆謂大夫以下人君卽位爲禭不待六十

見檀弓

天子宜夏早成王崩季四十九喪具

固宜早辦况疾已危殆歛衣尤不可緩故鄭云云也立政綴衣是官名此綴衣是歛衣下文綴衣是幄帳三解不同鄭惟取立義精確不嫌同文異訓也傳疏以此亦爲幄帳攷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皋門內爲外朝應門內爲治朝路門一名畢門內爲燕朝卽路寢也王疾甚而發顧命固在路寢

莊三十二

季穀梁傳公薨于路寢正也僖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寢非正也

此云出綴衣于庭卽路寢之

庭也而下文王崩之後執兵者在畢門內經固有明文其四路所陳周禮典路疏引鄭注以爲在路門內又詩斯于疏引鄭志謂顧命陳設皆在路寢若此所出綴衣果是幄帳則同一路寢也同一幄帳也方欲設之乃先徹之何爲若是之紛紛邪况下文綴衣與黼辰相連故知是幄帳此單言綴衣則

非幄帳傳疏非是當從鄭為小歛大歛之衣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

釋文曰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案曰王崩鄭司農注周禮春官司几筵及天府皆引作成

王與馬同

馬曰安民立政曰成

釋文

王曰成王二十八季崩

劉恕通鑑外紀三卷傳

曰明日王崩

案曰馬云安民立政曰成者逸周書卷六謚法解文蔡邕獨斷同也釋詁云崩歿也曲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釋詁總解諸文故云歿也鄭彼注云自上顛壞曰崩劉熙釋名卷八釋喪制篇云崩壞之形也礪聲也與鄭合也王注云云見外紀王注在宋當已無全本但劉恕博學所引宜不謬據此則王與鄭合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

釗于南門之外

釋文曰俾必爾反伋居及反

傳曰豕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虎賁氏疏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于門外之意于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于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則似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于經者于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

傳達其意故移于戈之文于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于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于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案曰傳云臣子皆侍左右云云者文王世子云世子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有喜色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是成王自不憚及崩康王必當常侍左右今乃迎之南門外故解之爲欲殊異之故出而復迎也仲桓南宮毛古今人表作中桓南宮髦古字通也仲南宮氏桓毛名昭二十三季左傳有南宮極杜預注周卿士二十四季

有南宮嚚注極之子疑卽毛後也齊侯呂伋者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卷一上玉部云齊太公子伋謚曰玃公玃又丁之異文也昭三季左傳齊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微福于太公丁公杜預注二公齊先君又十二季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變父禽父共事康王注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釋文云級音急本亦作伋是也齊世家稱太公之先爲四嶽佐禹平水土國語周語云昨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呂是呂爲伋氏也傳又云桓毛二臣各執干戈又云伋爲天子虎賁氏疑皆是也釋爰爲于云于齊侯索虎賁百人則非也何者爰訓于雖見釋詁但字有數義不可執一僞孔解字爲專取一

訓守而不變雖勝近世俗儒全不知訓詁者然太泥則不通
卽如爰字凡遇爰必解爲于今言于齊侯索虎賁百人不言
索則于字無謂言索則經文所無乃增之以足成其義謬矣
且如此則役不自行于奉迎之禮不太簡略邪說文卷四下
受部云爰引也从受从于此經爰字當從引訓夏官虎賁氏
下大夫二人旅賁氏中士二人官相連比而旅之言眾旅賁
氏似虎賁氏之副貳據傳謂呂伋爲虎賁氏則桓毛蓋旅賁
氏虎賁氏之職大喪守王門則成王崩後呂伋正守此門今
釗出在門外故令旅賁氏桓毛導引虎賁氏呂伋共迎之也
旅賁氏之職喪紀則執戈盾此經二千戈明卽桓毛二人所
執而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彼鄭注云不言徒曰虎士

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此經虎賁百人明卽虎賁氏所屬
之虎士知是桓毛親執干戈導引呂伋統率虎士共迎釗也

虎賁氏秩僅下大夫而呂伋太公之子居此卑官者大喪守門鄭注云非常之難守在門則秩雖微而責任重故伋以列侯入而兼領此職非其官止于此保氏亦下大夫太保召公尙兼領之則呂伋兼攝虎賁氏不足異也說文卷

二下彳部云逆迎也从彳步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金縢小子其新逆鄭注更自新迎周公此時欲正釗嗣子之位故傳亦云更新逆也傳以南門爲路寢門者卽下文所謂畢門亦卽所謂廟門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傳曰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疏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于路寢以諸侯薨于路寢知天子亦

崩于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

案曰傳以翼爲明蓋經典皆以明日爲翼日遂有此訓其實翼是鳥翅自明至昏爲一日故從今日數來日爲明日又稱翼者明日次于今日如鳥之翼也豈可作昏明之明解乎下文有鹵夾室有鹵則必有東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翼之爲義正所謂在兩頭者翼室卽夾室也成王薨于路寢則此翼室爲路寢前堂兩邊之室檀弓周人殯于鹵階之上據疏殯在堂上非室中然旣殯在鹵則宅憂自當在東且旣殯之後居倚廬在中門外東方此時未殯暫居翼室當亦在東可知要以下文設四坐參之有鹵

夾無東夾以康王方居東夾故則翼室在東無疑傳以恤爲憂者蓼莪詩出則銜恤箋云親也不得見恤憂也是也

丁卯命作冊度

釋文曰度舊音待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

傳曰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命康王疏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因作受策法度下憑几宣言是策書受命時升階卽位傳命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癸酉蓋大歛之明日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

十八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櫟書傳纂疏六卷

曰伯相

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

傳曰邦伯爲相則召公子丁卯

是書經解

卷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七

七月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疏曰乙丑崩于今九日矣鄭云大歛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歛皆以歛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于歛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也故材木供喪用謂梓與明器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梓及明器此既殯卽須材者天子禮大須預營之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梓之材

案曰鄭以癸酉爲大歛明日疏云云者意以大歛與殯同日據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但以來日數故自丙寅數至壬申大歛爲七日則癸酉恰大歛明日曲禮上篇云生與來日歛與往日鄭彼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歛明

日數也歛數往日謂殯歛以歛日數也此士禮貶于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疏云云大夫以上則天子諸侯亦悉不數歛日然則除乙丑壬申爲七日是日殯歛故癸酉爲大歛明日也王云召公爲二伯者下文云太保率鹵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召公與畢公爲二伯也傳以材爲材木疏以爲梓引禮記證之者是檀弓下篇文彼疏云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存則人神均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是也疏又兼言明器者檀弓上篇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卽梓材明器鬼器竹木瓦皆有之以送葬夏備物不可用殷則用生人器周兼之加偶人也

狄設黼展綴衣

釋文曰黼音甫徐音補展於豈反

傳云狄下士展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疏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也禮記祭統云狄樂吏之賤者也故以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展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南爲展郭璞曰窗東戶南也禮云斧展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于展地因名爲展是先儒相傳黼展者屏風畫爲斧文在于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繪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屏風置之展地故名此物爲黼展也經于四坐之上言設黼展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下設四坐陳寶玉兵器輅車皆是相命不言

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案曰傳云狄下士疏引祭統以爲樂吏之賤者但祭統作翟周禮內司服掄狄闕狄鄭注狄當爲翟翟雉名則狄翟通也疏又引喪大記云云彼注亦云樂吏之賤者也傳又云展屏風畫爲斧文者春官司几筵注云斧謂之黼其黼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之制如屏風然斧謂之黼釋器文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彼及諸文多爲斧字若據本疏所引攷工記績人職云白與黑謂之黼則以采色而言若據黼于物爲金斧其文近刃白近銚黑則以形狀而言蓋取斷割之義觀禮注云以示斷也知以絳帛爲質者周人尚赤黼展當天子之位當用所尚正色故知以絳帛爲之絳正赤色也依制如屏風者

屏風起于漢世展當天子所立處之後若為天子屏翳其風因取其名故觀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又注明堂位云斧依為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鄭輒舉屏風况斧依黼展即斧依也傳又云置戶牖間者據司几筵疏引作其置竟戶牖間且釋之云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滿戶牖間也其說詳後翫下文所設四坐為牖間為天子之正位有黼展而疏以為四坐皆有黼展恐非也此綴衣傳云幄帳是也而云復設者蒙上出綴衣之文則非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釋文曰嚮許亮反篋眠結反純之允反又之開反下同

鄭曰篋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

禮記二十

三卷禮器疏馬曰篋織筭

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

王曰篋席織筭

萃席蓋蒲席也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

尚書疏○又約王義○薛季宣書古文訓

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

傳曰篋桃枝竹白黑篋

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疏

曰牖謂窓也間者窓東戶鹵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大

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展展前南向設莞筵紛

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

戶牖之間謂之展彼言展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

黼純此言篋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

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

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展前之坐

篋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纁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展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四坐皆左右几也鄭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元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則云析竹次青王肅云纖弱苹席並不知所據也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繒黑繒錯雜緣之鄭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

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元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仍几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諸侯之坐據周禮之文知之又觀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牖間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云案引觀禮云云明堂位注云云皆以戶牖之間言之此云牖間卽彼諸文戶牖之間舉牖以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卽是窓所謂窓東戶南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堂兩旁爲東鹵夾室卽翼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鹵序後室之兩旁則爲東鹵房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

在其鹵南堂以南向爲尊王位在戶外之鹵牖外之東所謂
戶牖之間南嚮之坐也知戶在東者曲禮上云人子居不主
奧彼注云不敢當尊室中鹵南隅謂之奧彼疏云室嚮南戶
近東南角則鹵南隅隱奧無事故名奧釋宮云鹵南隅爲奧
鹵北隅爲屋漏東北隅爲宦東南隅爲窳彼孫炎注云奧室
中隱奧處彼疏云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鹵南隅最爲
深隱故謂之奧此皆戶在東之明證釋宮郭璞注云窳亦隱
闇非也東南隅戶所在而可以言隱闇乎窳當爲宦說文卷
七下宀部室鹵南隅奧室東北隅宦竝與釋宮同惟室東南
隅爲宦戶樞聲也烏皎切知釋宮窳乃宦之誤因宀部窳字
注云宦窳深也烏叫切後人以宦窳連文音又相亂遂爾致

誤耳然則東南隅旣以戶樞聲得名則戶在東南明甚更以
牖戶之間曰展李巡郭璞皆云牖東戶鹵叅之戶在東南則
牖在鹵南可知若然鹵南有牖納日光則但爲室中最深處
而不可言隱諸家言隱者亦非何則鹵北隅之屋漏鄭詩箋
釋漏爲隱然則鹵北爲隱鹵南爲深而非隱惟東南獨以戶
樞聲名之以其爲戶所在也又展旣在牖東戶鹵而黼展是
南向正位必在堂正中爲室戶在東故戶鹵爲展若戶本在
鹵而又以戶鹵爲展則且偏于堂之極鹵矣而可以設黼展
乎故知戶不在鹵而在東也若然則大雅斯干云築室百堵
鹵南其戶者何據彼鄭箋及疏考之凡室戶東牖鹵乃是定
制尊卑皆同但大夫士之宮室其前堂雖亦有東鹵夾室而

後室却只有鹵邊一室東邊一房無所謂東鹵房因其後半截只有東房鹵室故室之戶偏于東與東房相近以房戶之間爲正中今此天子之後室兩旁各有一房故就一室論戶亦在東而就大判言之戶已在東鹵兩房之中比之大夫以下一房者之室戶則已爲鹵其戶矣非實鹵其戶也知士止者斯干疏禮記禮器疏推鄭意云士喪禮小斂婦人髻于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髻帶麻于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髻于室無鹵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髻于室在男子之鹵則諸侯之禮婦人髻于房亦在男子之鹵是有鹵房矣有鹵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有左右房士止一東房也知大夫亦止一房者鄉飲酒鄉射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天子諸侯有東鹵房則以室戶隔之間爲中大夫無鹵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直言房不言東鹵房無所對故也又明堂之制有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每室四傍開戶每戶兩窗夾之共有四戶八窗今此獨一後室後室獨一南戶

耳故言南其戶也然則彼云鹵南其戶其實仍是東南其戶與此經牖間南嚮爲在牖東戶鹵不相背也據彼箋謂彼所築是天子之燕寢其制如諸侯之路寢蓋匠人注言天子之路寢及宗廟其制皆與明堂無異斯干所說異于明堂故知是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也今此成王崩殯陳設之地正是天子之路寢而其制乃與斯干所說燕寢同者鄭志答趙商張逸二條詳論其事以文王遷豐僅作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王入太室裸卽月令所謂太廟太室也若鎬京宮室則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崩于鎬京故喪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有東鹵房如諸侯路寢之制不爲明堂制也其後

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所作無復可因宣王中興別更起造自然依天子法不作諸侯制故知斯于所咏是燕寢其實則與顧命路寢合由成王顧命時仍諸侯制故也

又案曰鄭云篋析竹次青者說文卷四上苜部云莫火不明也从苜从火苜亦聲周書布重莫席織蒲席也讀與蔑同莫結切說文引書據孔氏古文鄭亦傳孔氏古文必不有異說文作莫鄭本可知僞孔好用俗字改莫爲篋孔穎達不識字不知篋之不成字遂以僞孔之蔑入于鄭注不可以此而遂謂鄭作篋亦不可因鄭解爲析竹次青而謂其字當从竹也三國志六十四卷吳諸葛恪傳篋束其箬是時始有篋字若謂孔氏古文作篋則說文何不于竹部引其文以爲从竹蔑

而乃于苜部引之邪知鄭必亦作莫也但解爲析竹次青與說文異說文云織蒲卷一下艸部亦云蒲蒲本可以爲平席雖與馬王合恐非也僞傳云桃枝竹釋草桃枝四寸有節郭云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是也此說與鄭司几筵注次席合而與此經注析竹次青仍自不同鄭言不用生時席則莫席非次席僞傳亦非文字宜依說文傳注必宗鄭氏此說經科律所宜遵守也鄭又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者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是生時牖間之位設三重席席各異物且異純不用莫席今則重席惟用莫是不用生時席也下文三席仿此皆非生時席矣疏以莫席卽是周禮次席與生前同是三重

與鄭解異非也疏引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亦司几筵文
司農注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
書顧命云云鄭彼注云吉事王祭宗廟裸于室饋食于堂釋
于祔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
喪禮略攷經言華玉文貝彫玉皆是有飾漆則變更其質不
得以因其質解之司農注非是又此几席非設于殯前則非
有饋奠之事亦不得云奠几朝夕相因鄭注周禮未必卽尙
書義疏卽用周禮爲說誤耳蓋此言仍几者對席不因生時
爲言嫌几亦變之故曰仍几明几則仍生時也王肅以此爲
見羣臣觀諸侯之坐者疏引周禮司几筵大朝覲云云又引
儀禮覲禮云云肅據此故以此牖間之坐爲見羣臣觀諸侯

其說是也又檀弓夫子夢坐奠于兩楹之間而云明王不興
天下其孰能宗子彼注云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
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爲君彼疏云顧命牖間
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處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
楹然則正當爲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據疏肅說四坐皆與
孔同故今遂移孔傳爲肅注于傳不重出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釋文曰底之履反

鄭曰底致也幾纖致席也

尙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尙書全解三十七卷

○王天與尙書纂傳三十八卷

馬曰底青蒲也

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

王曰底席

青蒲席也此旦夕聽事之坐

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尙書纂傳三

卷十八

傳曰東鹵廂謂之序底翦萃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疏

曰東鹵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鹵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蕝荦孔以底席爲蕝荦當謂蒲蕝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蕝藺席蒲蕝謂此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各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飾物釋魚于貝下云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蜺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謂此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觀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東序鹵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燕禮云坐于阼階上鹵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鹵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鹵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

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考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鹵序東嚮東序鹵嚮者以此諸坐竝陳避牖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鹵序者釋宮東鹵牆謂之序注云所以序別內外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序次序也是也說文卷九下广部亦云序東鹵牆也與釋宮合下文陳寶疏云序者牆之別名是也傳乃改云東鹵廂廂字在广部新附此俗字不可用釋宮又云室有東鹵廂曰廟者此字後人所改據儀禮當作箱傳好用俗字姑勿論但據彼邵注云夾室前堂蓋夾室之前堂是箱也而非卽夾室也至于序則是牆古

者宮室之內以牆為隔牆之外即夾室堂與夾室其此牆若以序即夾室已非况以為箱乎此經東嚮鹵嚮之坐乃在堂上以其附近東鹵序故以序言之原與夾室無涉而傳乃以為東鹵廂乎不但字俗義尤妄謬

又案曰鄭云底致也莫纖致席也者底致釋言文謂密致鄭以上文莫席為析竹次青故此亦言莫纖致席馬王以上文莫席為蒲弱故亦以此為蒲而傳同之漢書八十二卷史丹傳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馬王說似出于此要于底字之義無取不如從鄭說確也疏引急就解傳是第十四章文玉篇引此經重底作重底引傳弱革作弱莖皆誤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釋文曰豐芳弓反

鄭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似雲氣畫之為緣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

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王曰豐席莞此養國老饗

羣臣之坐尚書疏○又約王義○林之奇尚書全解傳曰豐

莞彩色為畫雕刻鏤疏曰釋艸云莞苻離郭璞曰今鹵方人

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又云薺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

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考工記云畫績

之事襍五色是彩色為畫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

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

案曰鄭云豐刮凍竹者未詳王孔皆以為莞疏引釋艸樊光

注引詩下莞上簟小雅斯干文鄭彼箋云莞小蒲也司几筵有莞筵蒲筵是蒲有大小為席有異要非鄭此注義也畫純

鄭以爲雲氣云云者鄭注三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氣解之如周禮帳人職畫布巾幘六彝司常職皆畫其象司几筵職畫純以及儀禮鄉射記凡畫者丹質禮記喪大記畫荒鄭注皆謂畫雲氣蓋古人之畫有所取象者皆畫成物若旌旗服章射侯等是其欲用文采而無所取象者則但畫雲氣而已故此經畫純鄭亦以爲畫雲氣傳云彩色爲畫疏引考工記不如鄭注明析也傳云彫刻鏤者說文多部云彫琢文也釋器玉謂之彫彫謂之琢彫彫通也王以此爲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禮記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其文以東序爲明堂之東序此經所設几席據斯干疏引鄭志在路寢不

在明堂而王以東序爲養國老之坐者匠人注以天子路寢與明堂同制鄭志謂成王崩于鎬京鎬京宮室未爲明堂今欲于此傳顧命陳設几席自當放象明堂儀式也又以爲饗羣臣之坐者上節疏引儀禮燕禮彼文云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鹵鄉阼階之上當東序之前也推之天子燕羣臣則亦當東序鹵鄉之位矣又特牲云祝命徹胾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彼注云胾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將私燕也檀弓疏云燕饗皆在阼階鹵面是饗與燕同故又以爲饗羣臣之坐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釋文曰夾工洽反徐音賴筍息允反徐云竹子皮爲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案日漆是水名此經指言木名則字當作漆

鄭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筍元紛純以元組

爲之緣

尙書疏○禮記二

馬曰筭筭

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引作筭

筭○戴侗六書故二十三卷引

王曰此親屬私宴之坐

尙書疏約

義傳曰鹵廂夾室之前筭筭竹元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

故席几質飾疏曰下傳云鹵房鹵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同實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中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鹵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艸云筭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筭足筭爲筭竹紛組之小別鄭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紛綬一物故以元紛爲黑綬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鹵夾南嚮者上翼室案言在堂兩頭如鳥之翼卽夾室今此鹵夾室也不設東夾坐者康王方恤宅于其中故也傳以鹵夾爲鹵廂夾室不知廂乃夾室之前堂也廂廂與夾而不分謬已甚矣乃又以此坐爲在鹵夾之前前字經文所無更妄增之則愈有不可解者疏多附會傳于此亦不能疏其所以在前之故攷鹵夾之前卽下文鹵堂有冕執鉞者立于此又雜列一席于此何爲邪且此席列于鹵夾室之前堂而鹵夾中獨空洞無物何爲邪且王肅以此爲親屬私宴之坐傳旣用之小雅湛露云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彼序云天子燕諸侯彼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則私宴在室中甚明何乃以爲在室之前堂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鄭云筍析竹青皮引禮器爲證今禮器作筠俗儒改也說文卷五上竹部但有筍字竹胎也从竹旬聲思允切筠字則在新附非許氏原文是古無此字蓋筍字有二義以爲竹青皮則于貧反以爲竹胎則思允反釋文並列兩音陸德明已不識字矣禮記聘義孚尹旁達彼注云尹讀如竹箭之筠彼釋文云尹依注音筍又作筠則知彼筠字亦俗儒改也今人但知筍爲竹胎則筍席之義不可解知爲竹外青皮則筍席者離析竹榦取其外青皮爲席也馬云筍筍竹部筍字注云竹箬也箬字注云楚謂竹皮曰箬是馬與鄭合也傳云箬竹箬字說文無矣也鄭又以元紛爲元組者司几筵注紛如綬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云組綬屬則紛亦可言組也泰說

文卷六下部首木汁可以鬋物黍几以黍鬋几也王肅以此爲親屬私宴之坐者祭畢而燕自在東序此當是平日無事而宴也

越王五重陳寶

釋文曰重直容反○案曰說文卷七下宀部云

刀博衰切此部別出寶字而引書在案字下不在寶字下則知字當作案訓爲藏今本僞孔改也

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

尚書疏

馬曰越王越地所獻

玉也

釋文

傳曰于東鹵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

物疏曰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于也于者于其處所上云鹵序東嚮東序鹵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鹵序在東序者明于東鹵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鹵序在東序也鹵序

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寶器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越馬云越地謂南蠻百粵周書王會解備記四夷貢獻南方諸國無貢王者其篇末又述湯令伊尹為四方獻令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伊尹于是為四方令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茵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茵鶴短狗為獻不言獻玉是南方不產玉也馬說非是當從傳訓越為于此一節為總目下文也鄭云陳寶大事以華國者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是也傳云列玉五重在東鹵序坐北疏以序即牆別名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者下文東堂鹵堂鄭

注云序內半以前曰堂疏云謂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坐以前總名為堂是牆南北長也其東序固長足容几席陳設鹵序其前為殯殯南當留餘地為獻醕拜起地殯北為鹵序東嚮之坐坐北列玉二重亦足容之也

亦刀大訓宏璧琬琰在鹵序釋文曰琬紆晚反琰以冉反

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亦為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黃度尚書說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八卷○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玉海八十王曰大訓虞書典謨尚書疏約王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傳曰赤刀寶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疏曰赤刀者刀有赤處刀一名削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

云刀授穎削授拊鄭云避用時也穎鑲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鑲削用把削似小于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興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興體動曰我見刀爲然赤刀爲赤削白刀爲白削是削爲刀別名明矣大璧琬琰爲二重則琬琰共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形質同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

案曰鄭云武王誅紂云云者周書克殷解商辛旣自燔于火武王適王所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史記周本紀言以輕劍擊之則輕呂劍名非刀鄭謂武王誅紂別有所佩之刀非謂卽誅紂之兵也禮記檀弓周人尙赤

故刀亦飾以赤也又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者鄭意蓋總謂古先王王孔以爲虞書典謨先王多矣何獨舉虞書乎恐非也鄭又云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璧與琬相配據攷工玉人大琬尺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守之大璧自必亦尺二寸若琬圭琰圭據玉人職皆九寸鄭云尺二寸者以彼文九寸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自然較大故知尺二寸也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釋文曰球音求

鄭曰大玉莖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

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尙書二卷○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十七卷○王天與尙書纂傳二十八卷○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三國魏志十一卷管寧傳裴松之注○玉海八

十七卷

圭壁門馬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玉磬

尙書疏○釋文○林之奇尙書全解三十

七卷○

王天與尙書纂傳三十

八卷○玉海八十七卷圭壁門王曰河圖八卦也

尙書傳曰

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疏曰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球是雍州貢也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然否河圖八卦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

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

案曰鄭云大玉崋山之球者爾雅釋地云鹵南之美者有崋山之金石焉石卽球也山海經太崋之山其鹵小崋之山其陽多瑋孚之玉是崋山有玉也夷玉爲珣玕琪者疏引釋地東方之美云云鄭言東北蓋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固在東北說文玉部云醫無閭之珣玕琪周書所謂夷玉鄭與說文合馬注亦同也天球雍州所貢者皋陶謨夏擊鳴球鳴球是已成之玉磬其未成器者卽天球禹貢雍州所貢有球當爲磬材未經琢治豫貢磬錯正以治之也三者皆璞云云者對上宏璧琬琰皆已琢治成形而言

也河圖出河水者鄭注易繫辭引春秋說云河以通乾出天
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是河圖出于河也
王孔以爲八卦疏引漢書五行志爲證鄭但泛言帝王聖者
所受者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
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墨
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錄圖沈
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季與成王觀于河沈璧禮
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
之則周家世受河圖今成王初崩前代河圖皆在當皆傳寶
之不但陳本朝所受故鄭廣指帝王聖者也

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

釋文曰鼗
扶云反

鄭曰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

也鼗鼓大鼓也此鼗非謂攻工記鼗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

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鼗鼓同名耳

周禮二十卷
春官天府疏傳

曰允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

周傳寶之鹵房鹵夾坐東疏曰夏有允侯知允是國名也大

貝大于餘貝如大車之渠考工記車囷爲渠大如車囷其形

曲如車囷故比之也釋樂云大鼓謂之鼗此鼓必有異故寶

之鹵序卽是鹵夾鹵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鹵序亦陳之寶

近在此坐之鹵知此在鹵房者在鹵夾坐東也

案曰鄭引書傳云云者伏生書大傳也彼文云鹵伯旣伐者

紂囚之囿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駸身朱鬣雞目者

之鹵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陸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尾
倍其身名曰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
車渠陳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遂遣鹵伯伐崇是其
事也貝大如車渠者陸德明云渠車輶也非車渠即貝也車
渠蛤屬生南海中大者如箕背有渠壘如蚶殼攻以為器如
白玉此別為一物非此車渠也

兌之戈和之弓壘之竹矢在東房

釋文曰兌
徒外反

鄭曰允也兌也和也壘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周禮二十
卷春官天
疏傳曰兌和古之巧人壘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
東房東廂夾室疏曰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于夾
室之前也考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

路寢得有東房鹵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王弱在
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
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

案曰鄭云云者垂是巧工見堯典知四者皆人名也偽孔以
鹵房東房即是東鹵夾室上節傳云鹵房鹵夾坐東蓋偽孔
謬以鹵夾南嚮之坐為在鹵夾之前之堂上故以大貝等為
在鹵夾南嚮之坐之東此節傳云東房東廂夾室而東夾室
則康王方恤宅于此故疏推傳意以戈弓等陳于東夾之前
之堂上矣其實皆大謬也前堂後室古人定制說文卷十二
上戶部云房室在旁也从戶方聲蓋房各有戶故从戶劉熙
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房旁也在室兩旁也與說文合然則

夾室在前堂之兩頭房在後室之兩旁是房在夾室之後矣
當魏晉之時古人宮室之制猶可攷偽孔自當知之而乃以
房爲卽夾室是故爲謬言以欺世邪抑真懵愚無識而然邪
且如其說則几席寶玉等皆在堂上無有在房室中者矣何
悖謬至此也攷前堂後室堂有兩楹其中卽檀弓所謂兩楹
間堂東鹵牆爲序序外爲夾室自兩楹傍至東鹵序各廣三
分楹間之一後室之廣如前堂之楹間是後室固在前堂之
後而較陜于前堂故後室兩旁之東鹵房雖當東鹵夾之後
而較廣于東鹵夾又各延及于序內之北卽前堂兩楹旁之北鹵房當
鹵夾後以東東房當東夾後以鹵也房雖與室連比其間有
墉以間之各不相通故各于南隅設戶以通于堂其後室之

中東鹵北三面皆墉惟南一面東爲戶鹵爲牖故鹵房之戶
出于鹵序內室牖之鹵東房之戶出于東序內室戶之東也
戶皆在東南隅惟東房之戶則其所陳寶玉在鹵房者陳于
在鹵南隅因欲通于堂故如此東墉下在東房者陳于鹵墉下知者上文鄭注云陳寶以莖
國也則必不陳于扉隱之處今陳于房中必鹵房東墉下東
房鹵墉下各當房戶之直北前堂皆得見之故知必陳于此
也其房戶之外卽東鹵序內之地各有所陳今房中所陳直
戶之北正與東鹵序之所陳南北相直鹵房直鹵序所陳之
北東房直東序所陳之北也

大輅在賓階而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
之前釋文曰阼才故反塾音孰一音育○案曰周禮鄭注引此經四輅字皆作路今本尙書作輅說文卷十四上車部云

輅車輪前橫木也然則輅乃車上一物何得為天子車名春官中車典路及明堂位禮器郊特牲皆作路鄭巾車注云王在焉日路儀禮觀禮注云君所乘車曰路是作輅非也綴鄭引作贅訓次則作贅為合今作綴亦假借也璽字在說文卷十三下土部新附中此俗字不可用當假借作輅也

鄭曰大路玉路贅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鹵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路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不陳金輅革輅木輅者主于朝祀而已尚書疏約鄭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周禮二十七卷春官典路疏○案曰此條鄭注尚書疏所引以先輅為金輅金當作象其下不陳象輅革輅木輅云云象當作金二字互誤又但言先輅是金輅而其上不言大輅是玉輅馬曰不陳戎輅輅明係脫一句此刻本之誤據周禮疏增改馬曰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尚書疏○王同○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

八傳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疏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于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鹵金輅在東此經四路兩兩相配大輅綴輅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玉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為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周禮注云革

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于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于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云孔意當然也鄭以大輅玉輅先輅象輅輟輅玉輅之貳次輅金輅之貳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鹵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鹵爲上由王殯在鹵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

東後鹵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主故也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路禮也

案曰鄭以大路爲玉路者大戴禮卷十二朝事篇云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巾車云王之五路一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彼注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然則大路卽玉路也明堂位云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天子之禮也彼注云旌旗畫日月明堂位大路與禮器大路旒纓一就據鄭注俱是殷路所以與朝事巾車之十有再就者不同要大路是一故旂章則同雖旒纓不同不害大路卽玉路也鄭又以贅爲次謂是玉路之貳者望文爲說也巾車于玉路貳車無文而朝事云大路貳車十二乘是

大路有貳也鄭又以先路爲象路者巾車無先路其名惟見此及郊特牲郊特牲無注而于此必以爲象路者鄭以此經陳設皆爲將傳顧命欲以華國所陳之車主于朝祀而已巾車云玉路以祀象路以朝賁次是副貳皆無名旣以大路爲玉路故遂推先路以爲象路也若然巾車云象路朱樊纓七就而郊特牲先路三就不同者郊特牲所說亦是殷制與大路之繅纓殷周不同者一例不害此經先路是繅纓七就之象路也又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疏引彼孫炎注鄭璞注卽用之冬官匠人有門堂彼注云門堂門側之堂亦引釋宮此文以證是也又以次路爲象路之貳者次是次于先亦望文爲說也又云象路在路門內之鹵北面與玉路相對

次路 內之東北面與玉路之貳相對者本疏引鄭志答

張逸詩疏引鄭志答趙商皆以此傳顧命陳設器物在路門內之路寢下文云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是經有明文也以賓階在鹵阼階在東皆是路寢之堂階南嚮則鹵爲右東爲左塾是門側之堂在路門之兩旁北嚮則鹵爲左東爲右故在左塾前者與在鹵階者相對在右塾前者與在東階者相對也又云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以五路止陳其二故云云也上文東鹵序几席及列玉陳寶皆先言鹵後言東今四路正者皆在鹵副貳者皆在東疏謂因王殯在鹵固然矣其實亦因喪尙右故也檀弓云孔子與門人立共而尙右二三子亦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耆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

二三子皆尙左鄭彼注云喪尙右右陰也是也馬王云不陳戎路云云是馬王與僞傳同以大路爲玉綴路爲金先路爲象次路爲木故惟不陳革路也凡馬王與鄭異者傳必違鄭而從馬王類如此也但鄭云主于朝祀則革路以卽戎木路以田不陳宜矣金路以賓與朝同屬賓禮而不陳者旣朝而將嚮食則陳金路迎賓今喪中陳設無取禮賓故也

又案曰鄭以左右塾爲路門內者鄭意以下文執兵者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以此推之則知几席寶玉車路等一切陳設皆在路門內此于經固有明文也此篇自召羣臣發顧命及崩而殯于堂上與夫一切陳設并傳顧命時行禮拜奠獻醕諸儀皆在路門內直至諸侯出廟門方結過路門內

事繼敘路門外事經文門凡三見曰逆子釗南門外曰立于畢門之內曰出廟門竢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此而言一指殯所而言三名一實皆路門也下文王出亦出路門故知王出以上所敘皆路門內事也且天子三朝五門

皋門內之外朝應門內之治朝皆平地無堂階

小宗伯注云宗廟社稷在

庫門內之左右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此當在應門內之左右其中間則皆平地

君乘車出入登下皆在路寢之階前見樂師注蓋因自路門

直至皋門皆平地故可行車匠人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

應門二徹參个特言此者亦以路門應門皆可乘車出入故

云然

治朝無堂階不設几席視朝之時君臣皆立不坐諸侯亦然論語子罕篇拜下鄉黨篇升堂皆在路寢非治朝

治朝無堂階何

然則自路門以外堂且無之又何陳設之有

知此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以前皆路門內也釋宮云室有東鹵箱曰廟無東鹵箱有室曰寢郭注以東鹵箱為夾室之前堂于無箱有室則注云但為大寢此有鹵夾室有夾即有箱似不得名寢但月令仲春寢廟畢備注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云廟是接神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鹵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鹵廂曰廟無東鹵廂有室曰寢然則釋宮所謂寢乃廟中藏衣冠之寢與凡為寢不同鄭答趙商張逸謂正禮天子路寢如明堂成王鎬京宮室因舊未及改作權用諸侯之制路寢有左右房不為明堂制孔穎達因此說以次差之謂天子路寢既應同明堂則燕寢當同諸侯路寢故顧

命之有夾有箱有左右房者本天子燕寢之制也成王崩殯必在路寢斷無在燕寢之理即在燕寢尚應有夾有箱安得無箱之寢而殯之乎然則釋宮之文不可以疑顧命而謂其有箱非寢明矣特性饋食是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其位為最卑尚有几席兩敦在鹵室彼注以為鹵夾室之前近南彼疏即據釋宮注夾室前堂謂之廂在鹵堂即在鹵廂故云鹵夾之前近南也由此觀之諸侯之士其廟中尚有夾有箱則無夾無箱之寢意惟庶人方如此狹陋雖廟寢同制鄭惟據天子然以次推之諸侯大夫必無無箱之寢矣知此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實在路門內之路寢也况天子乎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釋文曰弁皮彥反徐扶變反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

惠狀蓋斜刃宜芟刈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傳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兵制門

曰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
疏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
廟同故爵韋弁也鄭元云云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譔
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
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于祭服
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
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
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
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

案曰鄭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者鄭注儀禮士冠禮云
雀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是也又云雀弁制

如冕黑色但無藻者周禮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
五采藻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彼注云延
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又云諸公
之藻旒九就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鄭
注云侯伯藻七就子男藻五就孤藻四就三命之卿藻三就
再命之大夫藻再就是冕皆有藻也雀弁之制延紐笄紘皆
與冕同惟無藻爲異耳然則冕而無藻卽與雀弁不異而鄭
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雀弁則似無
藻之冕仍與雀弁不同者賈氏士冠禮疏云冕者俛也低前
一寸二分故得冕稱雀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則雀弁與
無旒之冕但有低昂之分仍不害爲同制也說文弁訓冕也

冕訓大夫以上冠也冠訓弁冕之總名是弁冕散文可通對
又則異也傳以畢門為路寢門者鄭司農眾注天官閤人路
門一曰畢門注秋官朝士亦云然鄭皆不破彼閤人疏云路
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為終畢是也
知路是大者夏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云大寢路
寢也冬官匠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路門者大寢之
門是也知畢是終者閤人朝士注及明堂位注皆以路門居
天子五門之末是也又名虎門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注云
虎門路寢門也又稱宮門太僕縣壘首服之法于宮門以小
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二事相涉知宮門即路門也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釋文曰綦音其馬本作綦夾徐
工洽反祀音侯徐音士○案曰

毛詩疏鄭馬作綦宜从之

鄭曰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尚書疏○

書全解三十七卷○毛詩四之四卷鄭風出其東門疏○又
七之三卷曹風鳴鳩疏○又二十之一卷魯頌駉疏○李樗
黃樞毛詩集解十六卷○馬曰騏青黑色釋文曰綦赤黑色書
○玉海一百五十一卷傳曰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祀士所
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立處疏曰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廉稜也立在堂下
近于堂稜

案曰鄭云青黑曰騏且引詩以證者說文馬部云騏馬青驪
文如博棊也驪是黑色故鄭云云謂騏弁色如馬騏文也王
肅安改騏作綦而偽孔氏從之今攷毛詩曹風其弁伊騏鄭
箋騏當作棊以玉為之正義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

玉璫注云會逢中也璫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綦以玉爲之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于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于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矣故弁師注云士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僞孔

余于彼文妄改爲綦又以士弁無綦飾因解爲鹿子皮恐皆妄也鄭又云戈卽今句予戟者鄭注夏官叙官司戈盾及攷工記治氏并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並同舉漢時名爲况也治氏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司農注云援直刃也胡其予則句予戟者以其胡名之也釋名又云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所刺擣蓋謂其援所鉤引蓋謂其胡楊雄方言卷九云戟楚謂之予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吳揚之間謂之戈此則以戟無刃者爲戈觀言戈上刃而治氏所言戈戟之援皆其鋒刃則方言疑非是說又卷十二下云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戟有枝兵也此最明析據攷工戈一援一胡戟則一直援一枝援又

一胡枝援亦是其胡子蓋戟从戈从餘省二援則枝餘多非
但一橫之而已是戈戟之異不在有刃無刃也凡者部忠恕
汙簡卷下之一云凡音侯古文尙書作𠩺今隸書變也張揖
廣雅卷七釋室篇云凡砌也砌俗字當作切張衡鹵京賦刊
層平堂設切厓隙李善云切與砌通呂向云刊削也層案堂
高也厓隙邊也削案其階令平高設切以爲厓隙是也傳以
爲堂廉者漢書賈誼傳云人主之尊如堂陛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是也經言夾兩階凡者階凡雖相連階非卽凡不得
以夾階卽是夾凡蓋夾階者二人一在鹵階之鹵一在阼階
之東相嚮而立夾凡者二人一立于東南堂隅之東一立于
鹵南堂隅之鹵當前廉之兩旁厓下皆南嚮經合言之者以

四人兵服同也知夾凡者皆南嚮者以堂高九尺人長八尺
旣當堂廉之兩旁厓下若相嚮則皆面厓矣故知皆南嚮庭
中

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鹵堂

鄭曰劉蓋今鑷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三

十七卷○王天與尙書纂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傳曰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

于東鹵廂之前堂疏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
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元云云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
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于東堂鹵堂者當在東鹵廂近
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案曰鄭云劉鑷斧鉞大斧者劉鉞相對當相似說文卷十二

下戍部云斧也从戈匕聲今作鉞者俗字不可用然則戍是大斧劉必是戍之類故推以爲饒斧也又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者序是東鹵牆序外是夾室則序內皆爲堂然序內當東夾鹵夾東者中堂也是爲半以後其半以前則自楹間以及堂廉皆是若東夾之前爲東堂鹵夾之前爲鹵堂是亦序內之半以前卽東鹵箱也覲禮記凡俟于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特牲鹵堂注云鹵夾室之前釋宮東鹵廂郭璞注云夾室前堂謂夾室之前堂爲廂也廂字在說文广部新附右無此字不可用依儀禮當作箱昭四季左傳賓饋于个杜預云个東鹵箱是也匠人明堂五室其實則十二堂再以月令攷之中央太廟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太

廟南堂曰明堂太廟鹵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鹵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鹵堂曰總章左个鹵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鹵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此經東堂鹵堂卽左个右个也僞傳云東鹵廂之前堂卽以廂爲夾非也

一人冕執殳立于東墀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墀

釋文曰殳音達瞿其俱反徐音

瞿

鄭曰戣瞿蓋今三鋒矛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

玉海一百卷

傳曰戣瞿皆戟屬立于東鹵堂之階上疏曰釋詁

云疆界邊衛圉陲也則陲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陲鹵陲知在堂上遠地當于序外東鹵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鹵堂之階上也

案曰鄭云云者戣瞿蓋亦二器相似故鄭以爲皆三鋒矛也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戣周制侍臣執戣兵也从戈癸聲瞿則無見卷十四上金部新附有鐸字注云兵器也此後人因顧命妄造此字耳不可信也惟王保嘯堂集古錄卷上商瞿父鼎銘云瞿字作雙目而中从一蓋古文瞿字疑此兵

器之形似此古文瞿字其上鋒刃似雙目其下柄似一故遂以名之與然說文卷四上瞿字爲部首但云鷹隼視也从隹从睪不收重文字疑不能定也垂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陲遠邊也从土丞聲蓋東鹵夾旁之廉也堂基旣築土令高四面設切以爲廉在階之上堂之邊其南一面旣謂之東堂鹵堂其南北之深幾與序內半以後相等不須于堂外復留餘地而東鹵兩面則留餘地謂之陲所以容人往來蓋東夾鹵邊之牆爲東序而東夾東邊亦必有序序外卽東陲鹵夾東邊之牆爲鹵序而鹵夾鹵邊亦必有序序外卽鹵陲儀禮鄉射禮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鹵序矢在弓下北楮衆弓倚于堂鹵矢在其上鄭注云上堂鹵廉言堂鹵廉則是鹵序外

之廉矣彼下文又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其上文賓與大夫之弓倚于鹵序者在鹵序鹵之廉上也是東鹵序外之廉上皆有餘地卽堊也立東堊者東嚮立鹵堊者鹵嚮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釋文曰銳以稅反

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

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尚書疏○側階云云王

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六卷○毛居正六經正誤二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王曰惠戈劉鉞戣矟銳皆兵器之名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銳矛屬側階北下立階上疏曰鄭王以

側階爲東下階然立于東堊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竝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爲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

而已側猶特也此所執者凡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敘之也次東鹵堊次側階又從近向遠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西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康成說耳路寢三階于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案曰鄭以銳爲矛屬者銳當作銳說文卷十四上金部銳字

但云芑也無兵器解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平杜註銳司徒主銳兵者漢書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顏注銳謂利兵銳皆作虛字無兵器解也金部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也從金尤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余準切據此知當作銳說文所引皆真古文鄭必與之同僞孔妄改銳唐人不識字并所引鄭注亦作銳矣皆非也漢書楊雄傳長楊賦有云充鉞癢者金鉞淫夷者數十萬人臣必按字書無充字今俗以爲充州字兖州本作沆此充鉞合作銳鉞漢書相承誤爲充字如淳乃云充括也師古又依孟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鉞小矛同可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于雄傳之末所謂臣必者宋祁謂是張泌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

與鉞字相次則臣必說是也鄭又云凡此七兵云云者如劉戊皆斧類詩伐柯傳云柯斧柄昭十二年左傳剝圭爲鉞秘杜預云鉞斧秘柄也則斧著柄者也銳爲矛屬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則矛施矜者也攷工記簠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鄭注秘柄也其下文鄭注又云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則戈秘亦名矜說文矛部云矜矛柄則矜柄通稱此云或施矜或著柄者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也簠人職云句兵梃刺兵搏鄭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梃則梃隋圍也搏圍也簠人又云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鄭注云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凡矜八觚然則隋圍者柄也其手握處圍

而握不及處爲八觚者矜也是矜柄固有異也戈長六尺六寸者攷工記文餘則無文故云未聞也鄭又云側階東下階者以側是偏旁之義故以爲東下階蓋康王方恤宅于東翼室兵衛宜盛故于此獨多一人且康王將從翼室出而受顧命必不率爾從室戶出至東堂卽橫過楹間徑趨殯前若是之慢易簡捷也必當從東階降至庭中然後再從賓階躋以至殯前然則此東下階乃嗣王從翼室往殯所必由之處與鹵階不同故獨多此一人鄭注確不可易也禮記雜記說諸侯夫人奔父母喪歸本國入自闔門升自側階彼注云宮中之門曰闔門側階亦旁階也彼疏云闔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也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

知側階謂東面階也是也僞傳乃以爲北下階疏又申之云堂北惟一階側獨特也攷儀禮上昏禮記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是東房之北爲北堂也大射儀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是路寢有北階矣鄭注燕禮及大射儀皆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鹵面南上是北階在東房北堂之下也又北堂惟東房有之鹵房無北堂故無階儀禮士冠禮云側尊一鄭注云側獨特也無偶曰側是側有特義鄭匠人注路寢明堂同制明堂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今此路寢鄭謂是因侯制有左右房不爲明堂制則東房正有一北階正當以無偶曰側之義解之鄭豈不知而必以爲東下階者房本爲行

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北階乃婦人及進膳者所由今將傳顧命北階一無所事何用兵衛且此地既不用婦人又無進膳者此階無一人升降乃置一執銳者于此孤立向隅為此寂寂亦甚可笑若以壯觀瞻則無人能見若以防守此地向內卽是小寢有何足防執銳者不太覺無謂邪疏又妄駁鄭謂立東坐者已在東下階上此人何復共立不知坐與階有別坐任堂廉上階在堂廉下彼立東坐者原不在東下階上此執銳者原在階不在坐豈相妨邪冕者必在堂上疏說如此未足據又何足難鄭邪傳疏皆非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案曰說文卷七下巾部常訓下裙重文作裳則裳與常同又卷十四下自部無隋字新附亦無鄭風蝻蝻朝隋于鹵傳云隋升曹風候人南山朝隋傳云隋升雲春官眠殿十輝九日隋注云隋虹皆與此經

不合當作隋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尚書疏○李昉等太

平御覽六百八十六卷服章部傳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鹵

○案曰御覽脫十字以意增

階升不敢當主疏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麻冕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生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于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卽助祭之冕矣衮鄭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芣言王賜諸侯云元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元云云是言貴文故稱之

〔案〕曰鄭云麻冕三十升布冠也者孔安國論語注云麻冕緇布冠也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是也布言升者所以辨其精麤也鄭注儀禮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爲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布之至細者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必倍于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又云黼裳冕服有文者周之冕服九章黼當其第八其等衰則自九章至一章凡五王備有焉據鄭注周禮司服云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則此黼裳當是毳衣之裳刺黼黻二章者是有文者也對下蟻裳彤裳止以色言皆無文者耳傳云用鹵階升不敢當主者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是嗣王當踐阼階今升自鹵階未敢當主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釋文曰蟻魚綺反

鄭曰蟻謂色元也卽位者卿鹵面諸侯北面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

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御覽六百八十六卷服章部

傳曰公卿大夫及諸侯

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元疏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蟻蚍蜉蟲也裳色元如蟻故名之禮祭服皆元衣纁裳此獨元裳者卿士邦君子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鄭元云云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案〕曰鄭云蟻謂色元也者說文無蟻字檀弓蟻結于四隅釋文蟻一作蛾學記注蛾蚍蜉也然則字當作蛾又作螳釋蟲云蚍蜉大螳小者螳舍人曰蚍蜉卽大螳也小者卽名螳也方言卷十一云蚍蜉鹵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蚍是色元也司服注服章無蛾故以爲裳色如蛾與上雀弁騃弁同也入者入畢門王殯在畢門之內路寢卿士邦君入畢門以聽傳顧命也鄭云卿鹵面者謂在中庭之東諸侯北面者在中庭之南蓋經言入卽位不言升階知皆陪位于中庭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曰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疏〕曰此三官皆執事各異裳者各異于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

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卽宗伯之卿也

〔案〕曰傳以彤爲纁者靜女詩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因卦鄭注云朱深于赤爾雅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與攷工鍾氏略同天官染人司農注云纁絳也而鄭于士冠禮朱紘注論染絳之法備用爾雅文乃云朱則四人與然則彤赤是一朱與赤纁與朱深淺雖別亦是一故以彤爲纁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釋文〕曰瑁莫報反

〔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裴松之注

馬曰同者大同天下

虞翻傳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

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
便不嫌疏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
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
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
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
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摺于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
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
受同瑁太保必奠于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
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于其位但文不見耳禮

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是爵名也玉人
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
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
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
濶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
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
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
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濶狹瑁方四寸
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
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
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聞也阼階東階也鄭冠禮注云阼猶

醋也東階所以答醋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鹵階內南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由阼階升由僂以卑不嫌爲主人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傳以承亦爲奉者說文手部義也列子黃帝篇云呂梁懸水一丈夫游之孔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張湛注方言出溺爲承出溺有升舉之義此兩手奉圭故云承也傳以介圭爲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者介大釋詁文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珪大雅松高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鄭璞注引作玠玠介同也彼箋亦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諸侯之瑞圭自九寸以下不得有尺二寸尺二寸則天子之鎮圭卽疏引玉人云云者是故王錫申伯以爲其寶不得執

爲瑞信今將傳顧命故奉以奠于位也鄭云宗伯之長三人使其二人者同瑁兩物兩手奉一物故用二人奉之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二人爵等而自有差使其上一人與大宗伯爲二也鄭又以同爲酒栒者裴松之引虞翻別傳翻奏鄭解尙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瑁古曰字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栒謂之酒栒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栒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推翻之意因說文卷一上玉部古文璽字作璽遂以爲經文本當作上宗奉璽無同字祇緣今文作璽傳寫分爲兩字遂誤作曰璽後人以曰似同復誤作同璽

鄭不能覺定其誤從而訓爲楮馬融雖不能覺同爲誤而猶不解爲酒杯故訓爲大同以同瑁配介圭尙爲近理又據翻所見別本竟有同旁益金訓爲璽者故翻以爲二說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此則翻駁鄭之意也翻見經典無以同爲酒楮者獨此一見故不肯信其實則大謬不然也假如其說則下文乃受同瑁亦當作乃受瑁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醑用以齊者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瑁乎豈瑁亦可酌酒乎若非酌酒則瑁是鎮圭重器莫于坐以示王之爲主者也乃于此獻醑行禮之際屢相授受如見戲何爲乎翻真妄人矣璽起秦漢周初安有此乃云猶愈于元更妄矣鄭注其詳不可得聞推鄭意同蓋圭瓚可盛鬯酒者故鄭以爲酒楮也下文

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醑則彼同是璋瓚矣半圭曰璋瓚瓚正于圭瓚禮記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是其差也太保以醑之同旣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瓚也傳云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云云者說文玉部云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昌之似璽冠是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

鄭曰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鹵南隅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

尚書疏○王天與尙書纂傳三十八卷

傳曰太

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疏曰太史持策書欲進王故與王同升鹵階不言王面北可知也

案曰鄭云御猶嚮也者御卽迓字迓之言迎迎則必向也王

由賓階升知此時立賓階少東者以太史隨王升階將由其
鹵讀冊王自當少東避之也知太史東面于殯鹵南隅者禮
記少儀云詔詞自右此以成王命詔王當立殯之右故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
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
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釋文曰憑皮冰反卞皮彦反徐扶變反眇彌小反

王曰大卞大法尚書疏傳曰大君成王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
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用
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微微我淺
末小子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

案曰王以卞爲法者卞卽冠弁之弁說文卷八下兒部𠂔字

注云冕也周曰𠂔殷曰𠂔夏曰收从兒象形重文𠂔字注云

痛文𠂔从卞上象形今隸變作弁者从籀省也又重文𠂔字

注云或𠂔字此卽今隸變作卞者也漢成紀贊卞射武戲應

劭曰卞射皮卞而射也則弁轉爲卞久矣此經大卞卽大弁

然則弁得法訓者卷七下口部𠂔字注云弁冕之總名也从

一从元元亦聲冠有法制从寸是由弁居元首而有法制故

訓法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釋文曰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如徐又音託又豬矩反說文作𠂔

丁故反奠爵也馬作完與說文音義同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徐行前曰肅
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

卷○陳標書王曰咤奠爵

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傳纂疏六卷○陳標書傳纂疏六卷

曰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于三故酌者實三爵于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疏曰王受册命之時立于鹵階上少東北面太史于樞鹵南東面讀策書讀册既訖王再拜上宗于王鹵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于兩楹之間酌酒乃于殯東鹵面立三進于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于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元云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于三酌者實三爵

于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爲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于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于地也經典無此咤字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鄭元云云與孔異也

案曰鄭以宿爲肅云徐行前曰肅者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曰宿戒尸特牲饋食禮乃宿尸祭統宮宰宿夫人鄭于彼三經竝注云宿讀爲肅

隋大業五年終南山舍利塔銘有京兆府大興縣御肅鄉卽御宿川也

是宿

與肅通釋詁肅進也是行而前也士冠禮乃宿賓注亦云宿進也是也又云却行曰咤則因僞孔作咤作疏者并鄭注亦

引作咤說文卷七下口部託奠爵酒也从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當故切鄭本必亦作託但解則異訓爲却當亦以音近得訓也王旣受同瑁自當稍進近殯前旣三祭則却就本位此祭謂灌祭也說文卷一上示部云裸灌祭也是也小宰注云天地大神不裸人道宗廟有裸裸有二將祭用圭瓚盛秬鬯酒灌地求神然後迎尸及祭用圭瓚秬鬯獻尸尸受酒不飲但沃茅灌地今此權禮非吉祭未必有尸故王代尸祭酒傳以宿爲進爵咤爲奠爵則嫌文繇備禮此喪中不當如吉祭備禮故鄭但以宿爲進託爲却王孔非也

土宗曰饗

傳曰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疏曰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

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啐至齒興再拜禮于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于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王取同啐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太保受同降

傳曰受王所饗同下堂反于筐疏曰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于筐也上宗讚王以饗福酒卽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于筐旣飲皆反于筐知此下堂反于筐也

盥以異秉璋以酢

釋文曰酢才各反○案曰酢當作醕說文卷十四下酉部云醕主人進客也或作酬

醕客酌主人也在各切酢醕也舍故切酸酢也素官切今俗醕酢相亂

傳曰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醕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醕疏曰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鹵報祭之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乃秉璋以醕祭于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醕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醕訓報也故報祭曰醕飲酒之禮稱

獻醕者亦是報之義也

案曰傳云盥手者說文皿部云澡手也从曰从水从皿曰爲兩手兩手刎水臨于皿上象人澡手也傳又云半圭曰璋者何休公羊定八季傳注及毛詩斯干傳鄭周禮大宗伯注俱有其文圭首上銳兩旁各剡寸半其銳者正璋首則惟剡一偏其一偏則衰銳上出形如半圭然故半圭曰璋也傳云璋臣所奉者此王肅義也大雅棫樸奉璋戔戔王肅云璋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此文爲證鄭則以爲璋瓚肅又難鄭云圭瓚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小雅斯干毛傳云璋臣之職其意以人臣行禮當執璋棫樸傳惟解璋不言瓚其意亦不以爲裸獻所用肅故據此難鄭肅于毛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八
詩注如此則注尙書可知僞傳專從馬王而違鄭此傳與肅
毛詩注合故知必肅義也如其說則璋似禮神之玉春官大
宗伯冬官玉人禮神各有玉寘于神坐金縢周公植璧山海
經亦屢言玉禮神今言秉璋以醑必非專言禮神反畧裸祭
不言明璋卽是異同亦卽是璋瓚且經典說臣行禮亦用圭
璧非必用璋者故疏不用傳義別引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大
宗伯執璋瓚亞裸以解此經秉璋卽是亞裸也郊特牲云灌
以圭璋知灌地之璋瓚得單名璋也彼棧樸鄭箋云祭祀之
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詩鄭王異義如此據
詩以例書則此疏所引祭統云云殆卽鄭義孔穎達心有不
安于僞傳而疏家體未便立異故隱鄭名與彼祭統注云圭

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今旣以璋瓚亞裸
解此太保秉璋則上文王所用以祭之同自卽圭瓚二瓚皆
名同殆猶弁冕皆名冠與然醑字之義疏猶未得蓋秉璋者
秉之以裸獻耳下言以醑謂旣獻則自醑也周禮司尊彝職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及追享朝享于六彝六尊各用其二
而其下輒云皆有鬯諸臣之所醑鄭注云諸臣獻者酌鬯以
自醑又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醑之再獻者王醑尸之後后酌
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據鄭注司几
筵謂王醑尸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醑王據祭統尸醑夫
人執柄則后獻尸尸亦醑后可知據司尊彝注則臣獻尸尸
不醑臣臣自醑也茲祭于成王殯宮雖不立尸異于吉祭然

經言醕亦必獻而自醕也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疏曰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極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極尊所受命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爲自成王言己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奠同于地太保不敢奠于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醕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于土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

乃是常禮于王不言拜于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太保受同祭齊

釋文曰齊寸細反

傳曰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齊互相備疏曰太保乃于宗人處受同祭極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齊至齒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于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齊至于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于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于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

不同互見以相備

案曰此言祭者奠之地也太保秉璋既已裸祭矣今將飲福復奠之地如左傳祭之地王制獺祭魚豺祭獸之祭非裸祭之祭疏說非也上文王飲福酒疏補言跪而祭此經言祭亦猶是也傳以齊爲至齒者說文卷二上日部云齊嘗也引周書此文爲證顧野王玉篇卷上第五十六口部云齊至齒也亦引此文爲證至齒是嘗也雜記小祥之祭主人齊之衆賓兄弟啐之鄭注云齊啐皆嘗齊至齒啐入口此則齊而不啐也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釋文曰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

傳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疏曰興再拜訖于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

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

太保降收

傳曰太保下堂王亦可知有司于此盡收徹疏曰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于是收徹器物

案曰傳云太保下王可知然則太史太宗宗人等皆下可知也傳又云盡收徹者總指上文所設几席寶器四路盡收之也又案曰自此以上所敘成王崩而殯于路寢堂上一切几席寶玉陳設皆在堂上殯前又留餘地爲傳顧命時行禮拜奠

獻醋之地攷匠人明堂東鹵九筵南北七筵賈公彥疏云周人殯于鹵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四尺半得容殯者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鹵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者直制同無妨大矣檀弓孔穎達疏亦云路寢制如明堂明堂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明堂位疏亦與匠人賈疏畧同賈孔疏三條皆從伏生書大傳及鄭注推衍得之路寢之堂南北更深于明堂之前堂一丈有餘所以堂上得容殯今鎬京路寢雖爲諸侯制小于明堂但旣爲三室較彼

明堂五室少其二室則堂上轉愈寬深所以容殯外尙得設

三坐陳寶玉并獻醋拜起餘地也

諸侯出廟門俟

案曰俟當作候牀史反俟訓大別是一字

傳曰言諸侯卿士以下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疏

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于廟門不言出廟門卽止也

案曰傳云言諸侯卿士可知者此諸侯卽上文卿士邦君入卽位者內惟齊侯衛侯爲畿外餘皆畿內非下文所云鹵方東方諸侯也彼諸侯須二伯率之乃入耳始時並未先入路門至殯宮之前疏誤也廟門傳疏以爲殯處故曰廟卽路門

者卽上文一名畢門者也禮記雜記云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是謂諸侯歿于外而歸至殯所是亦謂殯宮爲廟鄭小宗伯注又謂之殯門猶此經稱廟門也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似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若然則自殯處而出廟門安見非宗廟之門而傳疏必以爲路門者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且此上文陳兵衛于畢門內畢門卽路門則殯在路寢明矣安得在宗廟乎若左傳所云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殯于曲沃則衰世不遵周法不可據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

殯于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未通其說鄭荅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其末世諸侯何能同也然則此經云諸侯出廟門者是卿士邦君出路門也出至路門外則在應門內矣此時太保畢公雖亦同眾人出至路門外而且并出至應門外以將率諸侯入故餘人則皆序立以俟也疏乃謂眾人盡出至應門外非也傳又以俟爲待王後命攻路門外之治朝卿士邦君皆有班位故于此俟俟者俟王朝也僞孔欲于此下分篇若言俟朝則文勢一貫不可分矣故翬待後命之說其實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疏曰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于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諸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案曰鄭馬王本皆

皇清
孔氏之舊今本
乃晚晉妄改

傳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疏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荅拜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面也

案曰傳以王出爲出畢門者王亦出路寢門即上文畢門亦即廟門也應門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冬官匠人應門二微參今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是也今據天官宰夫闔人夏官司士太僕秋官司寇朝士冬官匠人諸職之經注及疏又據明堂位玉藻文王世子等篇之經注及疏并詩大雅縣篇論語鄉黨篇參攷之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皋門內庫門外爲外朝

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九棘設嘉石肺石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立君于斯斷獄訟于斯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雉門闔人掌其禁而又謂之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設兩觀釋宮謂之闕冢宰謂之象魏一物三名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而太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于斯路門內爲燕朝即路寢太僕正其位掌摯相而族人朝于斯圖宗人嘉事于斯燕射于斯王日聽政于斯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爲外朝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無皋應魯亦無皋應但庫門爲天子皋門制雉門爲天子應門制惟此爲異以上諸文皆以康成鄭氏說爲定外朝在庫門外朝士注甚明而小司寇注云在雉門外雉本當作庫賈疏已明言之三禮義宗及通典承誤作雉後人遂

疑康成自相矛盾非也治朝燕朝對外朝言皆內朝玉藻說諸侯之事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此內朝即治朝若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此以路門外為外朝者今此經言王在應門對路寢燕朝為外朝其實亦是內朝之內者正治朝也傳又云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者謂當宁而立也曲禮下篇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鹵面曰朝彼注云春見曰朝秋見曰觀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時當四月于周正為孟夏于正歲為仲春立用春朝之禮故當宁而立也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蓋觀禮時當秋秋主義嚴等威故不下堂其禮行于文王廟中今儀禮見存觀禮篇言天子衮冕負斧依是廟中堂上之戶牖間即曲禮所謂當依而立若

春朝受享亦于廟而受摯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

堂階平地為廷

江永曰古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廟寢皆

朝儀禮士相見君在堂升見無方階燕禮公升即席檀弓杜

費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治朝庫門外外朝皆平地

為庭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庭中也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及

天子雨露服失容則廢明在庭中也聘禮使又人君出入乘

司士朝士等職言治朝外朝皆無升階之文又人君出入乘

車登車于路寢鹵階之前下車于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

注鄭本之尚書大傳蓋治朝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

出入使有堂階則九等七等之級車馬豈能升降乎

當宁既竝言自應一例解之觀禮及明堂位皆言負斧依則

是背負然則當宁亦應是背負非面向據釋宮宁在門屏間

天子外屏則宁應在路門外之門南屏北

鄭注觀禮據禮緯云天子外屏外屏者經云侯氏內袒入廟門天子辭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

則門是路門屏是路門外之屏故曲禮疏云路門外有屏即樹塞門是此說是矣又據郭注人君視朝所立處謂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于門外立以待諸侯之至此說亦是又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寧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此則雖是而微誤正門是應門屏是所以蔽路門則寧當在路門外之兩塾間塾是門側堂內外各二寧既在路門外兩塾間則南距應門之兩塾尚遠何得云近李巡微誤此疏亦因之微誤又攷說文卷十四上寧部云辨積物也此字疑與貝部之貯字同門屏間此寧乃寧當作箸齊風侯我于箸昭十一季傳朝有箸定此寧乃相翔待事處諸侯未集于此待之既集出寧至中庭背負寧南面而立負寧實負屏也

又案曰蔡邕謂明堂卽在王宮應門之內則此經應門者似明堂正門但明堂位疏引鄭目錄云明堂在國之陽又引鄭駁異義用淳于登說并據孝經援神契明堂在近郊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則鄭以明堂不在王城宮內韓嬰孔鼂並同

故彼文朝諸侯于明堂云云鄭注云朝之禮不于此周公櫛用之也據此則鄭以正朝自在路門外不在南郊明堂故彼疏推鄭意以爲此明堂應門非是宮內路門外之應門明堂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不可溷以爲一然則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治朝平馳爲廷無堂階蔡邕當不謂明堂在此彼以明堂與宗廟爲一則在庫門內雉門外之東而又以爲卽太學卽辟雍袁準譏其人神瀆擾必無此事且五門中既有應門庫門內左偏別有一應門豈理乎然則當從鄭明堂自在郊外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王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尙書疏○王天與尙書纂傳三十九

卷○玉海一百三十一卷官制門

傳曰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疏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鹵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爲右鹵爲左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鹵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案曰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者公羊隱五季傳云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鹵召公主之詩甘棠箋云召公作上公爲二伯疏引鄭志張逸問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今召公仍其舊職率鹵方諸侯而東方畢公

率之是代周公爲東伯也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釋文曰乘繩證反

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

尚書疏

傳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賓諸侯

也疏曰四馬曰乘乘黃是馬色黃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季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貴朱鬣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奉圭兼幣幣卽馬也圭是致馬之物然則此是

二王之後享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覲禮諸侯享天子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

案曰鄭云此幣圭以馬舉二王之後以言者凡朝宗覲遇皆先朝而後享朝宗遇禮止覲禮篇見在儀禮載其事并詳春官大宗伯秋官大行人小行人春官典瑞冬官玉人等職中朝則執命圭爲信命圭者公桓侯信伯躬子蒲男穀居則守之朝覲執以爲信至朝訖則行享禮本疏引小行人六幣云云卽朝訖行享之事而圭以馬則居六幣之首又引鄭彼注謂二王後所獻今此經云布乘黃朱是馬也奉圭兼幣幣卽是馬圭以致馬也是二王之後所行之享禮也蓋入門卽奉

命圭奠贄而行朝禮此義上節已該之此節專敘享禮也鄭又云諸侯當璧以帛者二王之後惟杞宋今朝新君鹵方東方諸侯咸在必不專是杞宋特經文不具耳故鄭補言之也鄭又云亦有庭實者秋官大行人說朝事云廟中將幣三享鄭彼注旣用覲禮篇文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又引大戴禮朝事篇文云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然則庭實又在圭馬等物之外故詩韓奕疏備引諸文而申之云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今此經文亦不具故鄭又補言之傳以圭馬卽庭實非也傳以布爲陳者昭二十六季傳百兩一布杜注云布陳之是也又以乘黃爲四黃馬者詩鄭風乘乘黃傳云四馬皆黃

是也又以朱爲馬朱鬣者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說顧命之義文也又以賓爲諸侯者覲禮侯氏入門右擯者謁注云上擯告以天子欲親受之如賓客則諸侯朝覲于天子爲賓也說文卷一上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據此則圭上有介字僞孔刪之者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玠攷工記玉人天子之鎮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之但崧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人覲于王鄭彼注云韓侯以時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云經再云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鄭本必與說文同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釋文曰壤如丈反

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

者稽首而已尚書疏

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諸侯拜送幣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疏曰成王始崩卽有諸侯在京者來朝遇喪也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注曲禮云春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是朝與享別此旣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云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

案曰鄭云此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者據儀禮覲禮篇所說則秋覲朝享不同時本疏引鄭曲禮注云云則春朝朝享并不同地今入門而朝卽布乘黃朱奉圭兼幣二禮同時同地並行以喪中急遽故與常禮不同也鄭又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者一二臣衛云云則言曰其下再拜稽首則言皆望文爲說也傳云來朝而遇國喪者此本鄭義也詳康王之誥又云執壤地所出者正覲禮所云惟國所有朝事儀所云奉地所出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傳曰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

西土

釋文曰姜羊九反

馬曰姜道也

釋文○王同○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傳曰文武大受天道而

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疏曰姜聲近猷故訓爲道

案曰馬王及傳以姜爲道者毛詩大雅板篇天之牖民傳云牖道也箋云道民以禮義尚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隣以免乎牖里之害又商傳云太公與三子見文王于姜里周本紀亦言西伯因姜里則姜與牖通老子道德經鑒遠篇不窺姜見天道釋文云姜牖通板篇疏又云牖與誘古字通用韓詩外傳牖作誘說文卷九上△部楚字重文作誘又古文作姜然則姜與牖誘並同正當訓道此古義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

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釋文曰戡音堪遺唯季反壞音怪

王曰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尚書

傳曰唯周家

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張大六師之眾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敎命

案曰傳以敷爲布說文卷三下支部斂字注云岐也从支專

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芳无切此節鄭注已亡則義訓之存

于說文者當从之也六師六軍也夏官云凡制軍王六軍詩

大雅常武云整我六師棫樸云六師及之小雅瞻彼洛矣云

以作六師鄭荅趙商問釋臨碩難竝以六師卽六軍蓋對文

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

也傳以高祖爲高德之祖者曾祖之父爲高祖文王于康王

爲曾祖父左傳昭十七季郟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

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十五季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

廙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爲高祖是得通稱故傳云云

也王以寡爲寡有義見康誥

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釋文曰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

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鄭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至

此積三十季再巡狩餘六季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旣

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

毛詩十九之一卷周頌譜疏○禮記三十一卷

明堂位疏○衛湜禮記集說七十九卷

傳曰不言羣臣以外見內疏曰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

案曰鄭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季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也又云至此積三十季者鄭于顧命篇首惟四月注云居攝六季爲季端此成王二十八季又于金縢篇末注云周公居攝七季作洛誥明季成王卽政又洛誥篇末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季鄭注云文武受命皆七季而崩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然則從居攝六季數起七季致政明季成王卽政卽政二十八季崩上距六季制禮適三十季也

又云再巡狩餘六季者秋官大行人云十有二季王巡守卽國則二十四季再巡守今三十季則再巡守餘六季矣又云侯甸男要服正朝云云者據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季季朝甸服二歲見者至此六季當三朝男服三歲見者至此六季則再朝要服六歲見者固當其正朝之期也然則此時朝者當是侯甸男要四服經乃言侯甸男衛不見要服故鄭推其故以爲要服國遠旣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或疑要服旣事遣之則衛服前冬來者何反不遣而猶留耶若衛服來時以王疾不得行禮則要服後來何反得旣事而遣耶蓋要服遠優恤之故遣衛服差近

故留耳且周都豐鎬四方道里不均東方侯甸亦遠鹵方衛
要反近周禮朝貢之歲不過言其大略未必拘拘定制鄭特
以不見要服而推論之不必泥也酒誥亦云侯甸男衛亦約
舉之詞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釋文曰底至齊馬讀

王曰丕平富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也底至齊立大
中之道也尚書疏傳曰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致行至

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

案曰王以丕爲大釋詁文齊爲中釋言文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釋文曰熊音羆彼皮反

畀必利反徐甫至反

傳曰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

共安治王家君聖臣良用受直端之命于上天大天因順其
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
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釋文曰鞠居六反

傳曰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
安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汝身在外汝心常當忠
篤在王室各同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羞

辱疏曰覲禮天子呼諸侯之禮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

案曰傳云天子呼同姓諸侯曰伯父疏引覲禮云云曲禮下篇同此時在者不獨同姓言此以該之也鞠子傳云稚子者釋言云鞠穉也義見康誥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鄭曰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九卷傳曰已聽詰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

案曰鄭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者三公稱公諸侯亦

得通稱然是時王朝之臣皆在故又云諸臣亦在焉也又云朝臣諸侯亦反喪服者經止言王釋冕反喪服故鄭補言之也又引喪服證之者儀禮喪服篇斬衰裳直經杖紼帶冠繩纓菅屨者其目首列父其次諸侯爲天子其次君是也

又案曰春秋緜露卷三玉英篇云天子三季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季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白虎通卷上爵篇云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土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曰王麻冕黼裳此歛之後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

季不可有二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據此則知暫時卽吉旋反喪服史臣不得不稱王而王實未嘗以王禮自居故逆于南門外正嗣子之位也麻冕黼裳人卽位正繼體之位也然猶自稱眇眇予末小子又自稱予一人釗正曲禮天子未除喪稱予小子春秋嗣王在喪則書名之例直至踰季方卽位三季除喪卽政朝廟方純用吉禮而此時固未嘗居王禮也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卽位文阿議千人無君不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觀白虎通及文阿

議似已豫知後世陋儒有疑經者而辨之至宋元祐間孫覺華老遂論康王冕服見羣臣爲非禮蘇氏軾作書傳推衍其說俗人從而掇拾之紛曉不已愚謂若以陳設華美非喪中應有則春官天府大喪陳寶器典路大喪出路經固有明文也若以吉服非禮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旣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此乃專指初崩而言若旣殯之後仍有不廢祭者王制云喪三季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漢志引伊訓太甲當喪越筭行事是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袞戴冕璪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卽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疊

舉服亦屢釋矣傳顧命亦可視此例其祭于殯宮特比朝夕饋奠稍有加固無害也若謂受冊見羣臣當在路寢喪次以哭踊行事則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鹵階南太祝裊執束帛升自鹵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註曰將有事宜清靜也彼世子甫生尙且止其哭以致祝辭况眞卽繼體位自不當徒以哭踊爲禮諸儒之說皆非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